

#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 — 以文學範疇為主<sup>(註一)</sup> (下)

侯迺慧

## 摘要

西湖勝景在中晚唐才逐漸受人重視而得到開發。到了宋代在景致的開發、園林的營造與遊賞的活動等方面都達到鼎盛的地步。

在宋代西湖有不計其數的私家園林，有錯落相望的寺觀園林，還有富麗宏偉的官設公園，使這個巨型的自然公園成為一個密集的園林組群。

這些園林組群多半借納西湖山水為主景，而造園手法多承襲傳統的園林藝術，另外由於畫院畫家的長期觀察，西湖十景已被概括性地提出。

宋人遊西湖的活動除了傳統的遊賞方式，更還增加了遊藝表演、趕趁買賣以及遊戲競賽等娛樂內容，使西湖成為典型的行樂之地、高消費的銷金鍋兒。

## 肆、遊賞活動的盛況及其內容

園林遊賞的活動在中國早先是以貴遊的形態出現的：最早者可上溯至帝王的苑囿遊獵及賜宴群臣的應制活動；而著名者則可推漢代梁孝王的梁園活動。其後在日漸普遍的園林發展

\*作者為本校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註一：此標題乃依審查先生意見所加，於此謹向審查先生致謝。

中，公共園林尤其寺觀園林提供更多的平民加入遊宴活動。到了唐代，這種情形更加風行，（註四八）尤其是都城長安東南角的人工公共園林曲江，往往是上自帝王下至販夫走卒都常到此地遊樂，在春天時更是「滿園賞芳辰，飛蹄復走輪」（許棠〈曲江三月三日〉全唐詩卷六〇三），全城之人皆為之瘋狂馳走，可見其遊賞活動的普遍。

南宋的西湖正有似於唐代的曲江，也是京城士女喜愛遊賞的重要大型公園，且「宋代踏青風俗遠比唐代盛行」（註四九）。但經過時間的遷移，其遊賞的內容與娛樂活動則與唐代頗有差異。本部分將先討論西湖遊賞活動的盛況，再討論其遊賞與娛樂的內容。

### 一、遊賞盛況

唐代曲江遊賞主要集中在春天的賞花，而西湖的遊賞雖然春天是個鼎盛的時節，但是活動內容卻很多樣，而且夏天避暑納涼的活動同樣地遊人如織，秋天的水月及冬雪也都是其吸引遊人的勝景。前文已引述載籍與詩文證明西湖「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且唐代的曲江在夜禁及其內少私人園林的情況下以白晝活動為主，而西湖則因周圍私園眾多與寺院林立，加以西湖勝景從雷峰落照、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到蘇堤春曉多須夜上西湖，所以其遊賞活動可謂一天到晚、一年四季不斷。

在《夢粱錄·卷四觀潮》中曾評述道：「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翫，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潮堪觀，皆絕景也。」又《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也云：「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勝焉。」說明臨安以都城之資盛行奢侈賞翫之風，此風延及四時，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而西湖與錢塘潮正是其奢侈賞翫的主要對象。其中西湖堪稱天下奇景，雖然以春遊最盛，但是不論早晚晴雨、不論四季變化，時時刻刻都有人到此遊賞。尤其「南渡後英俊叢集，忻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襮殆盡。」（《增補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姑不論這樣地呈露西湖，底蘊殆盡對西湖而言是幸與不幸，這種「相與極遊覽之娛」（歐陽修〈有美堂記〉）（註五〇）的現象，正表現出宋代園林縱樂的一面，也說明西湖遊賞之盛正進入鼎盛時期。

註四八：請參拙著《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東大圖書公司。

註四九：見鄭興文、韓養民《中國古代節日風俗》，博遠出版社，頁170。

註五〇：見同三二。

##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

從遊人的角度來說，到西湖遊賞的並不只是富家貴官或文士騷客而已，而是各行各業各色人等均愛遊湖。以下兩則資料可見出一二：

（二月）初八日，西湖畫舫盡開，蘇堤遊人來往如蟻……湖山遊人至暮不絕。大抵杭州勝景全在西湖，他郡無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孫、五陵年少賞心樂事之時，詎宜虛度。至如貧者，亦解質借兑，帶妻挾子，竟日嬉遊，不醉不歸。（《夢粱錄·卷一八日祠山聖誕》）

且高僧真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增補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

西湖不僅是公子王孫、五陵年少獨享的賞心樂地，而是高僧道人也能一起逍遙其上，甚至連貧者亦不惜典當借資以使全家人都能竟日嬉遊，至醉方歸。貧者尚且為了遊賞西湖、趕趁美景而解質借兑，盡情暢意地玩樂至醉，那麼尚有什麼人自外於這樣的良辰芳景？因此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詩說：「西湖天下景，遊者無賢愚。」（《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難怪蘇堤上會出現遊人來往如蟻的盛況。

從個別園林的角度來看亦然。在《武林梵志·卷二報先庵》中錄有樊良樞的〈鳳凰山報先庵記〉曾感歎地描述當時的西湖寺觀：「予觀虎林招提之在湖山者，未有不以湖山累者也。叢雲香閣飾以丹璇，碧澗竹林雜以金翠，則中央渾沌鑿矣。市聲喧騰，車塵霧起，歌舞雜遝，壺觴交錯，遂令淨土化爲火宅，良可慨歎。」則不僅可以看到西湖寺院爲了招徠遊客香火，將其建築采飾得金碧輝煌，且將其園林中自然的澗竹裝點得熠亮耀目，十分富貴之氣。而遊客至此亦非清淨禮佛，素淡其行；而是歌舞雜遝，壺觴交錯，猶如市集街達般喧鬧，致使寺院清修之地淪爲塵濁惡世。那麼，宋人如痴如狂的遊賞活動不僅是在廣大的湖區，更連周圍山林裡的寺院也成了鼎沸之地，則宋人遊西湖的盛況可見一斑。

西湖遊賞的興盛如潮，除了西湖如畫的風光吸引人以及經濟的繁榮之外，官府的提倡與協助也是一項推動的力量。《夢粱錄·卷一二月》敍及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州府爲了慶祝這個節日，「委官屬、差吏卒、雇喚工作修飾，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館、園圃、橋道油飾裝畫一新。栽種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遊玩」。原來官府本身會在特殊的節日裡雇派卒工修飾裝點湖山與西湖西岸一帶的亭館等建築，並栽種百花，使整個西湖煥然一新。其目的

是要便利並吸引都人，使其前往遊玩時有更多可嬉玩的內容與欣賞的對象。如此可謂官府對於西湖遊賞的活動是抱持鼓勵提倡的態度的，並在實際的行動上大力資助遊賞活動的進行。那麼，宋人遊賞西湖的活動實有官方力量在推助。由此不難想見其西湖遊賞風尚之鼎盛與場面之熱鬧非凡。

## 二、四季遊賞概況

前已述及西湖的遊賞風尚到了宋代達於鼎盛，但以春遊尤盛。這大約是延續自唐代遊春的風尚，而宋人稱之為「探春」：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為最盛……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櫓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

既是探春，當取得先機微兆，因此爭先恐後地出郊去尋訪，以致於兩堤的遊人駢集幾乎到了無所置足的地步，而水面的畫船也多得沒有行舟之路。這樣的爭遊場面著實驚人。而這驚人的春遊活動從正月十五開始一直到寒食節達到頂點，即使是三日後的清明節亦然：「是日傾城上塚，兩山間車馬闐集，酒尊食疊，或張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增補武林舊事·卷三祭掃》）「宴於郊者則就名園芳圃、奇花異木之處；宴於湖者則綵舟畫舫，款款撐駕，隨處行樂。」（《夢粱錄·卷二清明節》）清明節趁祭掃出郊之便，仍然不忘就名園、泛湖上，所以隨處可見行樂之人，乃至車馬闐集在兩山之間（南高峰與北高峰之間的西岸山林與蘇隄一帶）。可知，西湖春遊活動的盛況是持續著整個春天的。

到了夏天遊湖者仍然非常熱絡，因為西湖的十里香荷與煙柳覆隄正是避暑納涼的佳處。《夢粱錄·卷三四月》記載：「四月謂之初夏，氣序清和。畫長人倦，荷錢新漾，榴火將然，飛燕引雛，黃鶯求友。正宜涼亭水閣……以賞一時之景。」說明入夏之後由於畫長天熱，人感昏倦；又值荷葉浮綠、榴花燃紅之景，因此正是到涼亭水閣以憩以賞的時候。而整個夏天最熱的三伏炎暑正是西湖納涼的鼎盛期。《夢粱錄·卷四六月》即載有：「（六月初六日）是日湖中畫舫俱艤堤邊，納涼避暑，恣眠柳影，飽挹荷香。散髮披襟，浮瓜沉李……蓋此時爍石流金，無可為斂，姑借此以行樂。」而《武林舊事·卷三都人避暑》除載有六月

六日避暑之遊的內容之外，並謂「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裡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薪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這裡說得很清楚，原來是因為盛夏到處爍石流金的，無可為覩。只有西湖柳影深密、荷香十里以及廣大的水域，正是寬涼之地，又有湖光山色可資賞玩。因此只好借西湖這塊清涼地以行樂。所以前一部分我們看到「船入芰荷香處去」、「溶溶人面與荷花共紅」的熱鬧場面，原來是為了避暑取涼。而在避暑當中仍有可資賞玩的美景，所以梅堯臣〈西湖閒望〉時曾讚歎道：「夏景已多趣，湖邊日更嘉。」（《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足見夏日的西湖遊賞除了避暑取涼的切要功能之外，仍有如春日般地賞景嬉遊的內容，無怪乎其依然遊人如織了。

秋天西湖景致中的三秋桂子、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皆為清佳美景，仍受遊人鍾愛。如《武林梵志·卷三滿覽院》在此院「深澗茂竹，漸與世遠。八月桂花盛時，游人甚盛。」至於冬天則以賞雪為主。《夢粱錄·卷六十二月》載：「如天降瑞雪，則開筵飲宴，塑雪獅，裝雪山……或乘騎出湖邊，看湖山雪景」。則是湖山一片白雪皚皚，別有一番風味，因此也就成為一些清雅之士的去處。蘇軾便有〈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詩描繪西湖冬景：「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這樣的景致多麼奇幻，色調又是多麼灰沉，與平日光采的西湖形象是截然差異的。

然而雖說冬天的奇特清景仍然有清雅之士賞愛，但就廣大眾多的一般人而言，畢竟是過於疏澹的。因此西湖的遊賞活動仍然是以春與夏最為沸騰。而就西湖的明媚山水而言，在四季的變換中，展現各有可觀的景色，所以時時均有賞宴的活動不斷地進行著。

### 三、遊賞內容

#### （一）欣賞湖山風光

到西湖遊玩最初且最普遍的目的應是為了欣賞湖光山色。因為西湖乃天下聞名的勝景，其風光之美是它吸引遊客的最直接因素。在宋代遊西湖的作品中，多以圖畫來比喻西湖的美景。如蔡襄〈西湖〉詩云「春送人家入畫屏」，林逋〈西湖〉詩云「匠出西湖作畫屏」。這

是以圖畫來比擬。因為圖畫是人為的產物，經過畫家的構思、布局、筆繪、上色等安排，所以創作出來的應是理想性的景色。現在將西湖比擬成圖畫，則顯示其景色之美具有理想性、典型性。而林逋〈北山寫望〉則更謂北高峰的日夕之景「圖畫亦應非」（以上引詩均見《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連圖畫的理想性的美都比不上，可見西湖西岸一帶的美景具有完美神奇的特色。此外更有蘇軾著名的將西湖比擬為西施的說法，更傳神地顯現西湖之美在形色也在氣韻情味。所以可以確定到西湖一遊的人最基本的遊賞內容便是欣賞其湖山風光。

在欣賞西湖的自然景致的活動中，如前所述的，有著名的十景，有四季皆吸引人的不同景觀，有變化迅速豐富的具有時間內容的景象。亦即西湖一年到頭，分分秒秒皆有可資欣賞的美景存在。而在諸多西湖的美景中，除了十景之外，最普遍地為人所賞愛的景色又以春天的奇花異木與夜晚的水月映照最具代表性。

總之，到西湖遊賞的人最基本而最普遍的活動是欣賞山光水色，這是容易理解而不待多說的。至於其風光之內容與特色則已見於上文，此不復贅論。然而從資料上來看，大約以西湖十景、蘇堤一帶、冷泉亭、官設公園及湖中柳荷深密處較為宋人所熱衷遊賞。可見在自然景觀較為優美雄奇之處，建造可供休憩的建築，栽植可供蔭蔽賞玩的花木，提供遊人開闊視野、優美景色同時還具有休憩遮蔽效果的景點，是最受遊人喜愛的。但因到西湖遊玩的人，有時是為了觀賞遊藝表演、買賣或遊戲、競賽，所以遊賞的熱門景點並非完全是因為造園之特色或美感而引來遊人的。

## (二)泛舟遊湖

西湖遊賞活動中，乘船泛湖可謂為一大特色。在載籍中提及西湖遊賞時，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到處都是畫船遊舫。如《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記載都人在西湖探春的景象時說：「水面畫楫櫓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說明泛於湖面的船隻櫓比如鱗，多到幾乎無法行走的境地。那真是驚人的密集擁擠景象。所以邱道源〈錢塘〉詩寫他從南屏山俯瞰西湖時只見到「畫舸千艘共醉迷」（《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七紀遺》）的景象。畫船有千艘之多，是十分熱鬧擁擠的。而蘇軾〈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詩則看到天色尚未全亮的時候已經是「烏榜紅舷早滿湖」（《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了。這麼多畫

船證明宋人遊西湖時喜歡選擇泛舟的方式。

而這麼多的遊樂用畫舫多半配合其玩樂的功用而以彩麗的形象出現。因此在資料中提及湖上的舟船時多用畫船、畫舫、畫楫、畫櫓等詞，至於像烏榜紅舷或吳船越棹這樣的描述則進一步描繪這些船隻在色彩上、形製上的豐富變化，多采多姿。其中較特殊的例子是《夢粱錄·卷一八日祠山聖誕》所載的「龍舟六隻戲於湖中」以及《增補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的「宋時湖船大者一千料，約長十餘丈，容四五十人……賈似道車船不煩篙櫓，但用關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這裡可以看出西湖泛舟不僅盡力修飾其外表面貌，以及模仿一些特殊的物象，並且還追求舟身的巨大，可以容納四五十人，以使遊湖增添熱鬧活絡的氣氛。（當然船家的第一目的應是為了可以賺取更多的租費）而賈似道所發明的迅速省力的腳踏船，可以使船行的速度加快，還為湖面遊賞活動製造一種新奇的畫面。所以宋人泛舟遊湖的活動不僅使西湖湖面充滿彩麗的船隻，還為西湖創造了新鮮奇特、活潑熱鬧、富貴氣的景象。

泛舟遊賞有其方便之處，也在其方便之上創造了一些趣味：

其一，西湖周圍三十里，要以陸路繞行一周須花費頗長的時間，而且當遊客只想往一個既定的景點時，沿著曲折的湖岸繞行是很不經濟的，坐船前行可穿過湖面，直達目的。趙汝愚的〈柳梢青〉說「買個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以及林逋〈贈錢唐邑高秘校〉的「輕舟遙湖尋佛宮」（同上卷九十六紀遺），都給人一種輕快流利的感覺。

其二，沿湖岸賞景須循已鋪設好的既定路線前行，且賞景時又受到角度的限制。加以西湖煙雲變幻甚大，景物多有遮障。乘舟賞景就能突破這些限制。武衍〈正元二日與菊莊湯伯起歸隱陳鴻甫泛舟湖上〉的「春雲漠漠雨疏疏，小艇衝煙入畫圖」（《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楊萬里〈晚至西湖惠照寺石橋上〉的「船於鏡面入煙叢」（同上），衝與入字都說明泛舟湖上的靈動性，可自由超越視覺上的障礙。此外尚可進入蒲深柳密、芰荷香處而不受阻擋。所以《夢粱錄》描述畫舫款款撐駕，可「隨處」行樂。

其三，泛舟湖中，接近水面，四周皆為浩水所包圍，正是清涼的遊賞方式。所以楊誠齋〈泛舟賞荷〉其八說「人間暑氣正如炊，上了湖船便不知」（《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

》)。

其四，坐船可以隨處宿眠。《夢粱錄·卷四六月》寫六月湖中畫舫「恣眠柳影」，《武林舊事·卷三都人避暑》寫入夏好事者「留宿湖心」，王洧詠西湖十景的三潭印月時說「塔邊分占宿湖船」。這些都證明泛舟有留宿湖上的便利，可以欣賞西湖著名的水月夜色，無怪乎西湖題詠中可以屢見夜泛之作。

其五，船上可以攜帶諸多器物，可以同時進行更多的娛樂活動，其中尤以炊煮飲食最為車馬所難取代者。《咸淳臨安志·卷九十六紀遺》載一故娼老姥追述東坡遊湖之事，言「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而東坡則自己在詩中述及，他的〈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為移廚飲湖上〉云：「欲膾湖中赤玉鱗……好將魚釣追黃帽。」(《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而〈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其三也說：「相攜燒筍苦竹寺，卻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同上)則是浮水垂釣，又可隨處斫筍、摘藕，立刻趁其新鮮而就船上炊燒膾煮起來。這移廚船上的做法，讓一趟泛舟遊湖的活動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這是宋人泛舟遊湖的情景。

### (三)宴賞以吟詠創作

對大部分的文人而言，美麗的物色常會觸動他們的詩思，而不覺地面對清景吟詠起來。所以西湖美景往往也成為文人創作的重要思源。因此宋董嗣杲有《西湖百詠》而《咸淳臨安志》介紹宋代的西湖時也錄有許多詩人的題詠。

蘇軾在〈六一泉銘〉的序文中引述僧慧勤的一段話說：「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指歐陽修）几案間一物耳。」(《西湖志纂·卷十一藝文》)指出奇麗秀絕之景色是能文者可資運用的好對象，所以西湖遂常成為歐陽修寫作的內容之一。這是直接說明西湖美景入文入詩的事實。所以文人們在西湖賞景而有創作時，也會在詩文中表白西湖對他們創作的觸動。如：

吟懷長悵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林和請〈梅花〉)(註五一)

註五一：見《咸淳臨安志·卷九十三紀遺》。

##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

有眠月閒僧，醉香遊子，驚嶺猿啼，喚人吟思起。（陳允平〈南屏晚鐘·齊天樂〉）

乘醉聽歌鼓，吟賞煙霞。（柳永〈錢塘形勝·望海潮〉）

好景吟何盡，清歡畫亦難。（陳堯佐〈林處士水亭〉）（註五二）

林逋是見到他園中的梅花就會心有所感，每次都能援梅入詩。陳允平是見到眾人遊賞的景象、聽見晚鐘猿啼而喚起他的吟思，相信往下將有新作產生（或即此闋〈齊天樂〉）。而柳永眼前的西湖勝景在煙霞的婆娑中多風貌，使他不禁在賞歎之餘吟詠起來，心中充滿怡悅。陳堯佐則更強烈地感到西湖好景是源源不絕的情思與題材，永無吟盡之時。

對景吟詠創作，有的是在宴樂群聚的場合裡展開的。如楊誠齋有一首詩題為〈西湖雨中泛舟坐上二十人用遲日江山麗四句分韻賦詩余得融字云〉，這是二十個人同坐一條大船浮泛在西湖之上，一面雨中賞景，一面飲宴，同時展開分韻賦詩的活動。這裡的賦詩應是在分韻之後針對眼前的清美之景與宴樂之事而詠的。不但可以表現每一個人才思的敏捷與作品的造詣，而且這吟賞的活動也成為遊賞過程中的一項娛樂。所以蘇軾在〈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說：「二更饒鼓動諸鄰，百首新詩間八珍。」（《咸淳臨安志·卷九十六紀遺》）把百首新詩和食用的八珍並列，並說它們相間交錯。可見百首新詩的吟詠同飲宴一樣都是他們享受愉悅的內容。在這種群聚宴飲的場面下創作的詩詞，往往有樂工或歌女在旁立即演奏歌唱。像蘇軾〈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詩記敘他們在遊湖宴席上的情景說：「詞源豔豔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尊前有酒只新詩，何似書魚餐蠶簡。」（《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這裡酒席上不僅有文人相酬唱的和詩，而且座旁有歌女清唱，演唱的內容或為舊作或為新聲。從文字看來，似乎席上作詩的態度也是極用心的，在他們的心中，這一場遊湖活動似乎目的之一即是要有新作產生。

更有甚者，在《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城南諸山》中錄有石林葉夢得詩并序曾追述：「（張景修）往嘗以九月望夜……與詩僧可久泛西湖……可久清苦吟，坐中淒然不勝寒。」一群人在月圓之時前往西湖，本應是去欣賞水月澄景的。結果留給人印象深刻的卻是詩僧可久清苦吟良久，使滿座之人為之淒然飽受寒苦。那麼不但可久本人無心欣賞西湖夜色，連在旁的人也不能輕鬆悅樂地享有這一場西湖行了。所以這一場遊湖活動雖有賞景的內

註五二：以上三詩均見同三二。

容，但恐怕所賞者只是爲吟詠創作而服務。

以上是群聚宴遊而賦詩的情形。至於獨行者也常常有對景吟創之事。如林和靖〈西湖春日〉詩說：「爭得才如杜牧之，試來湖上輒題詩。」（《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在他想要展現和杜牧一樣的文才時，想到的辦法便是到西湖來試試身手。而每次到臨湖上，面對廣大奇秀的景致，看到豐富多變的物色，他便自然地吟詠出作品來。所以西湖是刺激他詩才文思的重要觸源，來到這裡，他的才華便縱橫洋溢。而高菊潤〈西湖暮歸〉詩則記述道：「買斷小舟休喚客，暗岸萍葉載詩歸。」（同上）他泛舟湖上尋找靈感詩思，不喜歡有人吵擾，所以買斷小船，不願有人與他分租。在獨自泛遊了一天之後，在傍晚時分載著他的心血靠岸。給我們一種滿載而歸、收穫豐碩的悅樂之感。

有的時候，新得佳句則希望公諸於世，而不像高菊潤般默默攜帶回家。《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概》介紹豐樂樓時曾經記載：「吳夢窗嘗大書所賦鶯啼序於壁，一時爲人傳誦。」而蘇東坡在其〈懷舊·行香子〉詞中憶及在守杭州的日子時說：「尋常行處，題詩千首。」（《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而提供他如此泉湧的詩思的是「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可見他在西湖遊玩時也是隨處題詩不少。這在他留下的作品中可得到印證。至於陸盤隱〈春遊孤山〉詩自述他在「獨遊無伴踏芳塵」時吟作的情形道：「不妨笑我矜持意，吟到孤山句更新。」（《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城南諸山》）則是一路行吟不斷，走到孤山又作了一次修改。這在分韻次韻的即席群體創作時較不可能。而獨遊獨吟時一再地斟酌、不斷地修改，可見其遊賞吟詠的態度十分慎重。相信當時在西湖遊賞的人往往可以看見一些文人一路不斷行吟、思索的有趣景象。

由此可知，對文人而言，遊賞西湖更切要的一個活動內容（或目的）是吟詠創作。

### 三、遊藝表演、買賣與遊戲

西湖遊賞活動中最具特色的是有很多趕趁人的遊藝表演與店舖攤販的買賣以及各種遊戲活動。這些內容也是西湖之所以遊客如織的重要吸引力。其所展現的是南宋京城繁華歡騰的氣象。

在前引的《夢粱錄》中曾有一段文字說：「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覲，殆無虛日。西有

##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

湖光可愛……」西湖便是這「奢侈」賞觀的所在之一。雖說殆無虛日，但是每逢春天或特殊的節日則這些奢侈賞觀的活動更為浮誇，且更為普遍地實踐在一般市井平民的身上。

首先，在遊賞西湖時伴隨而來的是歌舞表演與欣賞。《武林舊事·卷三祭掃》載臨安每至寒食祭掃之日傾城上塚，順道往城外園林尋芳討勝，極意縱遊之事，曾感歎地說：「概輦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歌舞中。」而上文論及西湖豐富的聽覺景致時亦曾引證諸多詩詞與載籍資料說明西湖白晝的遊賞常伴隨不絕於耳的簫笛饒鼓歌舞之聲。這正顯示西湖遊賞活動往往加以欣賞舞樂表演的娛樂內容，呈現歌舞昇平的氣象。

這一點在唐代的園林活動中已經多見，但比較特殊而未在唐代園林中發展成風的則是喧騰的遊藝表演，其場面之驚人、其內容之豐富多樣，略如以下資料所載：

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起輪、走線、流星、水瀑、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

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驃騎、飛錢、拋鏃、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圈、角斗、舞盤及諸色禽蟲之戲紛然叢集。外方優伎、歌吹、覓錢者，接踵承應。（《增補武林舊事·卷三祭掃》）

這裡可以看出，幾乎所有的百戲內容都在這個巨型的公園裡上演著。《宋代文化史》論及百戲時說：「隋唐至兩宋，百戲歷演不衰，而且種類越來越多，成為城市娛樂的重要內容」（註五三）這些百戲的表演者被稱為趕趁人，應是於特殊節日臨時在蘇堤一帶搭設露臺或尋覓寬廣的空地來進行的。大多是民間組成的社火或遊動的路岐人在進行的。但是就《夢粱錄》等書以及《西湖遊覽志》所附宋代西湖圖看來，西湖內有多座瓦子，這些瓦子內應有更多的勾欄，均是提供專業藝人在固定場所做表演活動的。那麼西湖在特殊的節日之外，平常的日子裡也是有固定的場所固定的遊藝表演活動。這些遊藝表演必也吸引了不少人專為參觀欣賞而去西湖。而這麼多遊藝表演的項目，細細看來恐怕還須花上一天以上的工夫。可以想見在表演的過程中精采、刺激、緊張的內容應會引起喧然讚歎之音，喝彩、掌聲此起彼落，使西湖一帶顯得喧華歡騰。

註五三：見姚瀛艇編《宋代文化史》 河南大學出版社 頁494。

西湖除了幾座瓦子及臨時趕趁人的遊藝表演之外，還有各色各樣的店舖或臨時趕集的路邊買賣，使兩堤成為琳瑯滿目的街市。如：

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彩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塗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彩段、犀鈿羅漆、織簾窯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

又命小瑋內司列肆，關撲、珠翠冠朵、籠環、繡段、畫領、花扇、官窯、定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賣買果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倣西湖景物。（同上·卷二賞花）

這裡所列西湖買賣的種類十分繁多，包含了食物、飾物、器物與玩具，還有各地的土宜特產，真是包羅萬項。可以想見到西湖一遊的人應有不少是抱持著逛街購物或看熱鬧的心情而來的。在此，西湖的景致與園林之趣都隱退為一個陪襯的背景而已，而消費娛樂等極度的人文活動才是主角。自然美景與規範度高的人文活動之間似乎無法融合為一。

皇帝在禁中諸苑賞花之時也命宦官擺設肆店以買賣諸多商品，而這些擺置與買賣的內容完全是模仿西湖的景象。可見得在亭榭花木之間列肆買賣，正是西湖最為獨特的遊賞內容。

在所有的肆店之中，以賣酒的店家與遊賞風景的活動較能結合。因為遊湖往往需要休憩或進食渴飲，而遊宴者也需要水酒、佐食，所以酒店成為西湖買賣中與遊賞美景的活動較能相互佐助的一項。在資料中可以看到西湖酒店為遊湖之後提供休憩、談笑、飲宴的場地。如：

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飲西湖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酒家圖其事於壁，目為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為湖上旗亭之甲。（《增補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

（外林）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同上）

暢遊湖山之後在酒肆中極飲，其心境應是異常舒暢爽快的，往往有率性倜儻的縱逸事態，所以頗能傳為美談。這些酒肆就成為文人雅士享受或展現風雅的所在。這些酒肆有的在幽寂之

##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

處，是簡單的小旗亭，如林和靖〈西湖春日〉詩「春煙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西湖題詠》）或賈似道〈天竺山行舊題〉的「山北山南雪半消，村村店店酒旗招」（同上）所描繪的是西湖處處可見酒旗而不見酒店的有趣畫面。而有的酒店則俯臨湖水，在視野最佳的地點。如豐樂樓這個官設的主體建築即為一個著名的酒樓，瑰麗宏特，高接雲霄。那麼在此飲酒正可以一面飲酒一面欣賞湖光山色的宏闊奇偉。但也因為這個酒樓本身的壯麗，於此飲宴賞景的遊客應是眾多群集的，所以整個酒樓會充滿熱鬧嘈雜的氣氛。

總之，遊園宴飲的活動在園林發展之初即有，但是像宋代西湖這樣在公園中有無數大小酒肆提供遊客宴遊或休憩方便的則未曾有過，連唐代長安的曲江亦然。這是西湖遊賞中富貴歡樂的一面。

在遊藝表演與買賣之外，西湖也有一些遊戲的活動。陸游〈西湖春遊〉詩曾描述「鼙鼓聲蹣跚邊，鞦韆一蹴如登仙」（《西湖志纂·卷十二藝文》）。寫的是清明後上巳前西湖的遊樂。蹣跚比賽有著鼓聲助陣，而鞦韆打盪在空中有如飛仙一般，這都是十分悅樂的遊戲。《中國古代節日風俗》介紹清明節的風俗時說：「清明的娛樂活動如擊球、蹣鞠、鞦韆、鬥雞等在宋代均十分流行。」（註五四）既然西湖有遊藝表演與買賣活動，那麼這些遊戲的出現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很顯然這些遊戲除了鞦韆可同時欣賞湖山風光，並使風景在坐者的擺盪中旋轉多趣之外，其他幾乎都必須十分專注地投入其遊戲中，幾乎是與西湖的美景之間無關連的獨立活動。他們使西湖美景退為一個平面模糊的背景，卻也使西湖成為一個盡情行樂之地。在宋代的話本小說當中有不少小說出現行樂的情節時往往是在西湖上演的（如西山一窟鬼），可見西湖在宋代確實是一個行樂之地的典型代表。

西湖在宋代是個盡情享樂行樂的地方，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息息相關的。在《宋代城市文化長卷》中提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的高消費風氣越來越濃烈。占有高級消費品的居民慢慢地超出了高官豪富的範圍。」（註五五）可知在宋代奢侈消費的風氣普遍地流

註五四：見鄭興文、韓養民《中國古代節日風俗》，博遠出版社，頁170。

註五五：見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湖南出版社，頁50。

行在一般平民生活中，而西湖遊賞便是這種風氣實踐時一個大眾化的典型。《武林舊事·卷三西湖遊幸、都人遊賞》曾載：

西湖天下景……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駢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這裡說明西湖正是奢靡享樂的所在，而至此地來「銷金」的人各色各樣；至此來「銷金」的事由則千奇百態，可說無人無事不到西湖來走一遭了。那麼西湖遊賞活動真可謂是宋代奢靡行樂的典型淵藪。

## 伍、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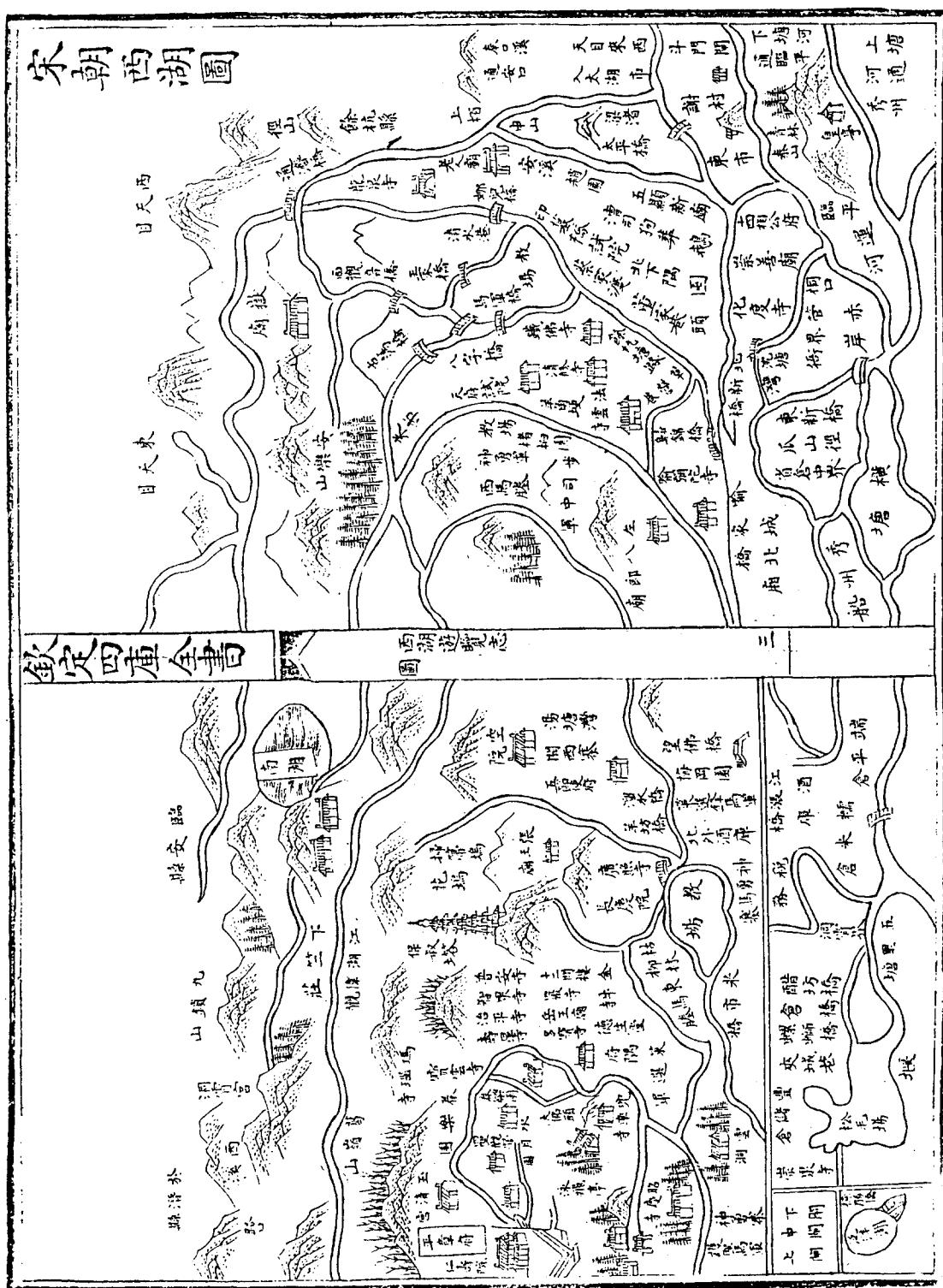
依本文所論可知宋代的西湖在造園、景致與遊園方面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 一、園林組群 西湖是巨型的公共園林，其內尚有不計其數的個別園林，包括權貴富豪或隱居高士的私人園林、寺觀園林以及官設的公園，形成了園中有園的特殊園林組群。
- 二、造園特色 西湖園中園的造園藝術主要還是繼承傳統文人園林的追求重點，但官設的公園則著重富麗宏偉的氣象。而兩者同樣都利用西湖原有的自然美景加以借納入園，所以借景的手法特多。
- 三、多變的自然景致 西湖的自然景致四時皆有可觀，而最具特色的應是煙雲的瞬息萬變，欲晴還雨，欲雨還晴，使其景致呈現豐富的時間內含而多面貌。
- 四、十景形成 因爲畫院畫家的長期觀察與繪畫，西湖中最美的景致已被歸納提點成著名的西湖十景，且成爲文人題詠的組詩主題。
- 五、泛舟遊賞 西湖遊賞的方式多半以泛舟縱遊來進行，使其遊賞勝景具有諸多便利，且能在遊賞的同時釣取魚鮮、採藕研筍，立就舟上炊煮飲食，饒富趣味。
- 六、遊藝表演 西湖遊賞的內容非常豐富，其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百戲遊藝表演與觀賞。宋代西湖不但有瓦子勾欄提供專業固定的遊藝表演，還有在節日裡就兩堤搭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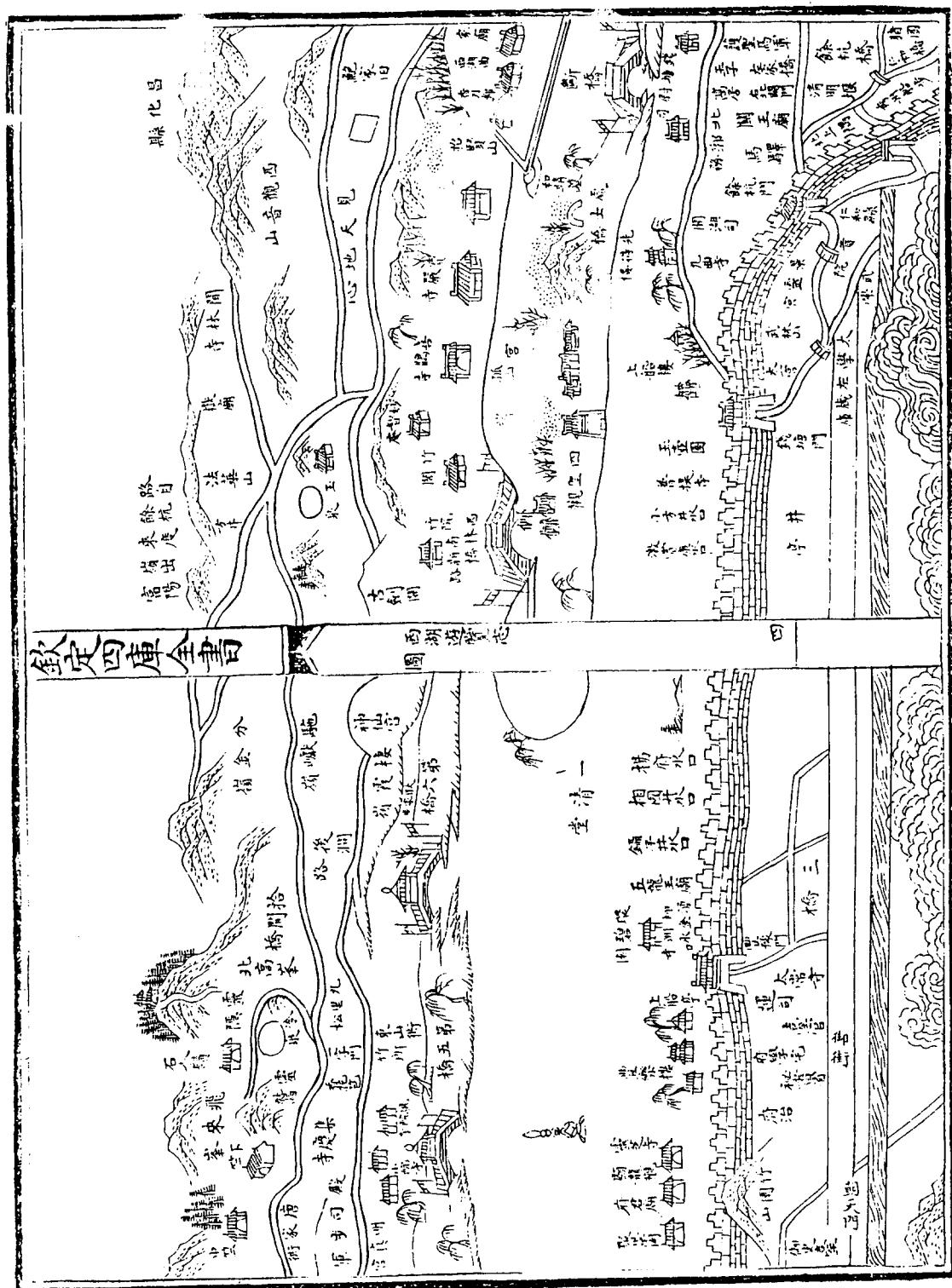
棚臺的各路趕趁人的表演，使西湖的遊賞充滿喧嘩熱鬧的場面，山水美景退居為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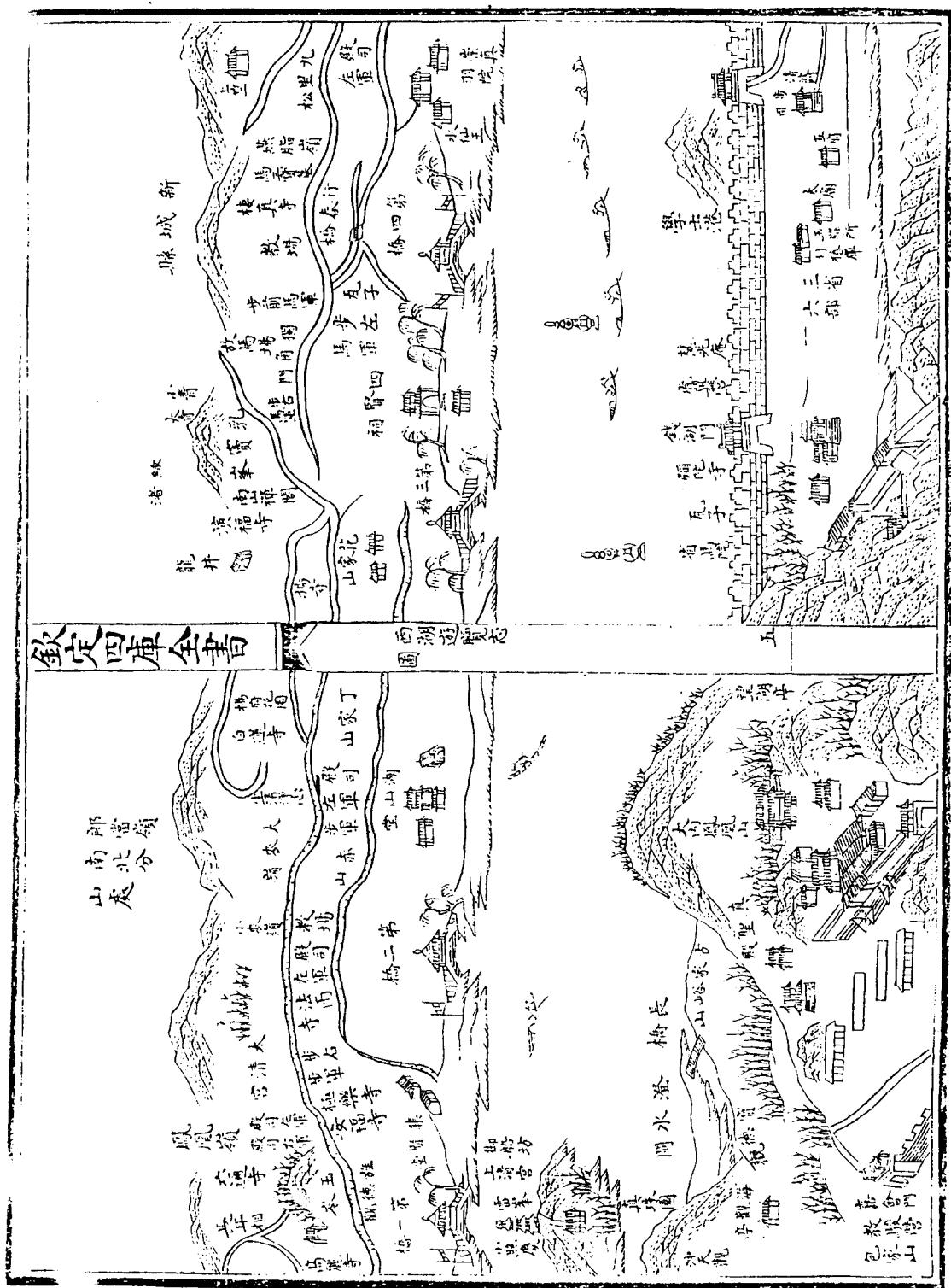
**七、買賣遊戲** 西湖遊賞的另一個具有特色的活動是琳瑯滿目的買賣活動，使西湖成為一個逛街購物的臨時市集。同時還有各種流行的遊戲活動在此進行，使西湖盈溢著消費享樂的活動內容。

總的來說，在宋代不論賢愚、貧富、貴賤，各色人等均常遊西湖；不論婚喪喜慶、請託幽會、團拜賦詩，各種事務多喜就西湖進行。幾乎使西湖遊賞成為宋代京城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這具有普遍性的遊賞場所所展現的遊賞風格卻是奢靡喧囂的，使西湖成為奢靡行樂的叢澤。而也因為大眾化、奢靡化，其遊賞活動便與身邊的山水美景逐漸遠離，這與此前的園林遊賞活動是大異其趣的。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





從西湖看宋人的造園與遊園活動－以文學範疇為主

